

精短时尚文丛
JINGDUANSHISHANGWENCONG
闪亮的窗
ShanLiangDeChuang

只有
你
能欣赏我



金城出版社

闪亮的窗

SHANLIANGDE CHUANG

只有你能欣赏我



金城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只有你能欣赏我 / 淑颖主编. —北京: 金城出版社,
2005.1

(闪亮的窗)

ISBN 7-80084-644-X

I. 只… II. 淑… III. 小品文—作品集—中国—
当代 IV. I267.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4) 第 115607 号

金城出版社出版发行

(北京市朝阳区和平街 11 区 37 号楼 100013)

电话: (发行部) 8425 4364 (总编室) 6422 8516

北京兴达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880×1230 毫米 1/32 24 印张 400 千字

2005 年 1 月第 1 版 2005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7-80084-644-X/I·63

定价: 48.00 元 (全四册)

诸多佳作, 冒昧使用, 及时联系, 按标付酬。

目 录

MULU

来不及泪流满面

最大的音乐是无声 / 2

母爱的较量 / 9

披肩 / 16

母亲的红鲤鱼 / 27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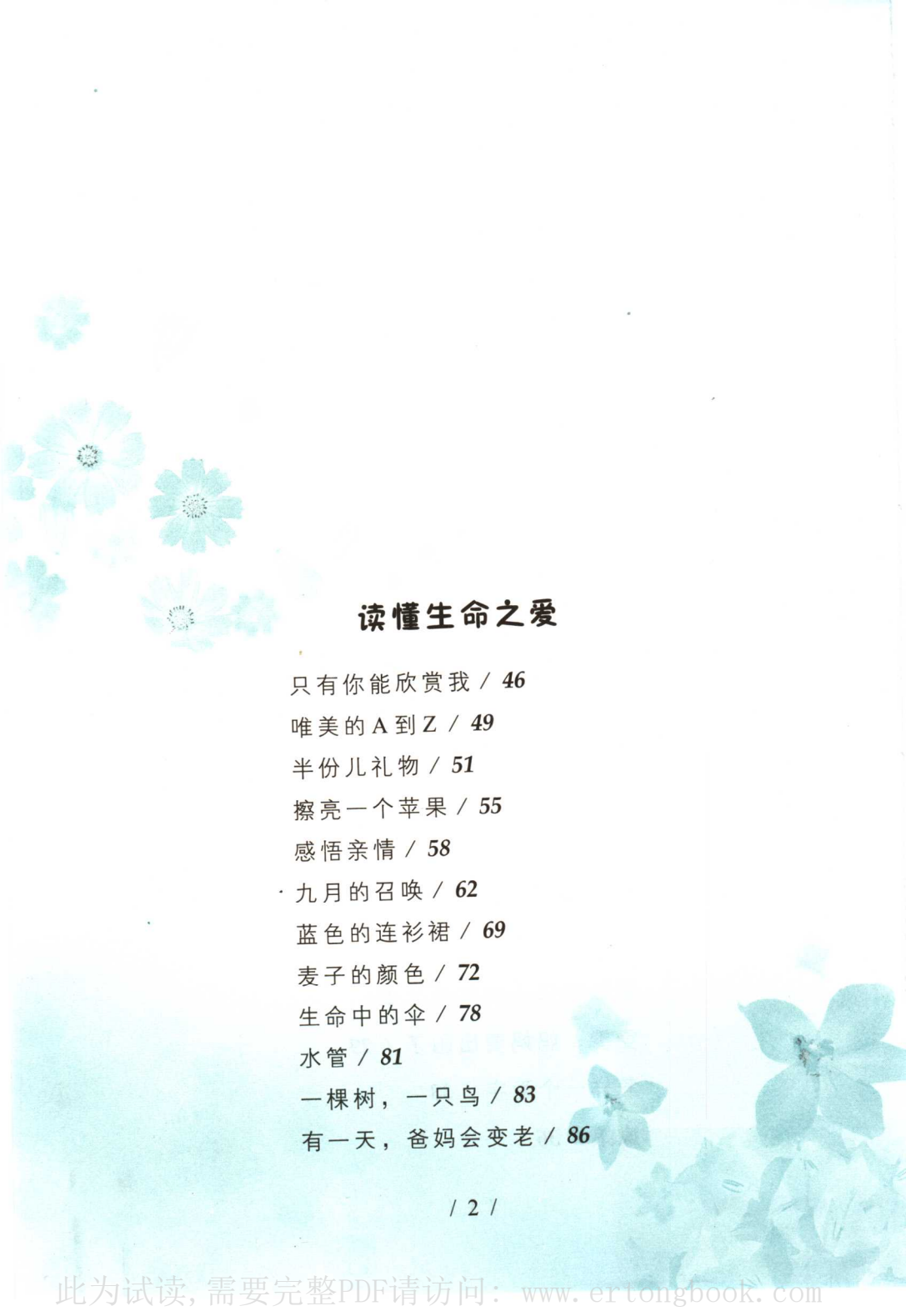
僵直的双手 / 23

想倾听母亲的絮语 / 25

雯雯，妈妈要出国了 / 29

怎样一个爱字 / 33

疯娘 / 36



读懂生命之爱

只有你能欣赏我 / 46

唯美的 A 到 Z / 49

半份儿礼物 / 51

擦亮一个苹果 / 55

感悟亲情 / 58

· 九月的召唤 / 62

蓝色的连衫裙 / 69

麦子的颜色 / 72

生命中的伞 / 78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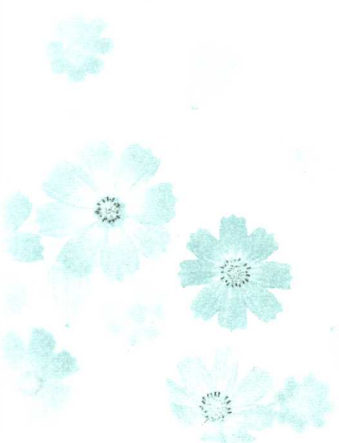
水管 / 81

一棵树，一只鸟 / 83

有一天，爸妈会变老 / 86

风中的沙粒

- 和你抢巧克力的人 / 90
- 礼物 / 94
- 母爱力量 / 97
- 夏天的故事 / 100
- 清汤面的味道 / 105
- 空中牛肉面 / 109
- 友情的代价 / 112
- 我的爸爸 / 116
- 父亲的包子 / 119
- 爸爸留给女儿的一封信 / 121
- 瑞芳煤矿的往事 / 123
- 爸爸，我不想做你的女儿 / 125
- 母亲 / 132
- 47+1 个便当 / 137



岁月无息流淌

娘和荠菜 / 142

地址簿 / 147

谁是残障 / 150

暖暖的母爱——捂脚 / 153

我的母亲不过母亲节 / 157

母亲的味道 / 160

淘气老爸 / 164

天伦四章 / 168

童行无忌 / 175

稀粥 / 178

最后的温暖 / 181

善待老人 / 185

来不及泪流满面

LEIBUJILEILUMNIRN



母亲的眼皮是内双还是外双
父亲的耳垂是厚大还是薄短
母亲的脸上有几颗痣
父亲的眉毛是浓还是稀
父母朝你走来的姿态是如何
父母转身离去的背影又是怎样
是不是到现在才愕然发现
越是亲密的人，越是识他不清
以为熟悉得不得了，却竟陌生得可以
父母记录我们的成长
我们却忘了记录父母的年老

最大的音乐是无声

爸爸一下子跪在地上，又马上站起来，指指我，高高地扬扬手，再做着种地、喂猪、割草、推磨杆的姿势，然后掏出已经掏空的衣袋儿，再伸出两只手反反正正地比划着……

辽宁北部有一个中等城市，铁岭，在铁岭工人街头，几乎每天清晨或傍晚，你都可以看到一个老头儿推着豆腐车慢慢地走着，车上的蓄电池喇叭发出清脆的女声：“卖豆腐，正宗的卤水豆腐！豆腐咧——”那声音是我的。那个老头儿，是我的爸爸。爸爸是个哑巴。直到长到二十几岁的今天，我才有勇气把自己的声音放在爸爸的豆腐车上，替换下他手里摇了几十年的铜铃铛。

两岁时我就懂得了有一个哑巴爸爸是多么地屈辱，因此我从小就恨他。当我看到有的小孩儿被妈妈使唤着过来买豆腐却拿起豆腐不给钱不给豆儿就跑，爸爸伸直了脖子也喊不出声的时候，我不会像大哥一样追上那孩子揍两拳，我伤心地看着那情景，不吱一声，我不恨那孩子，只

恨爸爸是个哑巴。尽管我的两个哥哥每次帮我梳头都疼得我呲牙咧嘴，我也还是坚持不再让爸爸给我扎小辫儿了。妈妈去世的时候没有留下大幅遗像，只有出嫁前和邻居阿姨的一张合影，黑白的二寸片儿。爸爸被我冷淡的时候就翻过支架方镜的背面看着妈妈的照片，直看到必须做活儿了，才默默地离开。

最可气的是别的孩子叫我“哑巴老三”（我在家中排行老三），骂不过他们的时候，我会跑回家去，对着正在磨豆腐的爸爸在地上画一个圈儿，中间唾上一口唾沫，虽然我不明白这究竟是什么意思，但别的孩子骂我的时候就这样做。我想，这大概是骂哑巴的最恶毒的表示了。

第一次这样骂爸爸的时候，爸爸停下手里的活儿，呆呆地看我好久，眼泪像河水一样淌下来，我是很少看到他哭的，但是那天他躲在豆腐坊里哭了一晚上。那是一种无声的悲泣。

因为爸爸的眼泪，我似乎终于为自己的屈辱找到了出口，以致以后的日子里，我会经常跑到他的跟前去，骂他，然后径自走开，剩他一个人发一阵子呆。只是后来他已不再流泪，他会把瘦小的身子缩成更小的一团，偎在磨杆上或磨盘旁边，显出更让我瞧不起的丑陋样子。

我要好好念书，上大学，离开这个人人知道我爸爸是个哑巴的小村子！这是当时我最大的愿望。我不知道哥哥



们是如何相继成了家，不知道爸爸的豆腐坊里又换了几根新磨杆，不知道冬来夏至那磨得没了沿锋的铜铃铛响过多少村村寨寨……只知道仇恨般地对待自己，发疯地读书。

我终于考上了大学。爸爸头一次穿上1979年姑姑为他缝制的蓝褂子，坐在1992年初秋傍晚的灯下，表情喜悦而郑重地把一堆还残留着豆腐腥气的钞票送到我手上，嘴里哇啦哇啦地不停地“说”着。我茫然地听着他的热切和骄傲，茫然地看他带着满足的笑容去通知亲戚邻居。当我看到他领着二叔和哥哥们把他精心饲养了两年的大肥猪拉出来宰杀掉，请遍父老乡亲庆贺我上大学的时候，不知道是什么触碰到了我坚硬的心弦，我哭了。吃饭的时候，我当着大伙儿的面儿给爸爸夹上几块猪肉，我流着眼泪叫着：“爸，爸，您吃肉。”爸爸听不到，但他知道了我的意思，眼睛里放出从未有过的光亮，泪水和着散装高粱酒大口地喝下，再吃上女儿夹过来的肉，我的爸爸，他是真的醉了，他的脸那么红，腰杆儿那么直，手语打得那么潇洒！要知道，十八年啊，十八年来，他从来没见过我对着他喊“爸爸”的口型啊！

爸爸继续辛苦地做着豆腐，用带着豆腐淡淡腥气的钞票供我读完大学。1996年，我毕业分配回到了距我乡下老家40里的铁岭。

安顿好了以后，我去接一直单独生活的爸爸来城里享受女儿迟来的亲情，可就在我坐着出租车回乡的途中，车出了事故。

我从大嫂那里知道了出事后的一切——

过路的人中有人认出这是老涂家的三丫头，于是腿脚麻利的大哥二哥大嫂二嫂都来了，看着浑身是血不省人事的我哭成一团，他们乱了阵脚。最后赶来的爸爸拨开人群，抱起已被人们断定必死无疑的我，拦住路旁一辆大汽车，他用腿支撑住我的身体，腾出手来从衣袋里摸出一大把卖豆腐的零钱塞到司机手里，然后不停地划着十字，请求司机把我送到医院抢救。嫂子说，一生懦弱的爸爸，那个时候，显出无比的坚强和力量！

在认真地清理伤口之后，医生让我转院，并暗示哥哥们，我已没有抢救价值，因为当时的我，几乎量不到血压，脑袋被撞得像个瘪葫芦。

爸爸扯碎了大哥在绝望之间为我买来的丧衣，指着自己的眼睛，伸出大拇指，比划着自己的太阳穴，又伸出两个手指指着我，再伸出大拇指，摇摇手，闭闭眼，那意思是说：“你们不要哭，我都没哭，你们更不要哭，你妹妹不会死的，她才20多岁，她一定行的，我们一定能救活她！”医生仍然表示无能为力，他让大哥对爸爸“说”：“这姑娘没救了，即使要救，也要花好多好多的钱，就算花了好多钱，也不一定行。”爸爸一下子跪在地上，又马上站起来，指指我，高高地扬扬手，再做着种地、喂猪、割草、推磨杆的姿势，然后翻出已经掏空的衣袋儿，再伸出两只手反反正正地比划着，那意思是说：“求求你们了，救救我女儿，我女儿有出息，了不起，你们一定要救她。我会挣钱交医药费的，我会喂猪、种地、做豆腐，我有钱，我现在就有四千块钱。”医生握住他的手，摇摇头，表示这

四千块钱是远远不够的。爸爸急了，他指指哥哥嫂子，紧紧握起拳头，表示：“我还有他们，我们一起努力，我们能做到。”

见医生不语，他又指指屋顶，低头跺跺脚，把双手合起来放在头的右侧，闭上眼，表示：“我有房子，可以卖，我可以睡在地上，就算是倾家荡产，我也要我女儿活过来。”又指指医生的心口，把双手放平，表示：“医生，请您放心，我们不会赖账的。钱，我们会想办法。”大哥把爸爸的手语哭着翻译给医生，不等译完，看惯了生生死死的医生已是泪流满面。

他那疾速的手势，深切而准确的表达，谁见了都会泪下！

医生又说：“即使做了手术，也不一定能救好，万一下不来手术台……”爸爸肯定地一拍衣袋，再平比一下胸口，意思是说：“你们尽力抢救，即使不行，钱一样不少给，我没有怨言。”伟大的父爱，不仅支撑着我的生命，也支撑起医生抢救我的信心和决心。我终于被推上了手术台。

爸爸守在手术室外，他不安地在走廊里来回走动，竟然磨穿了鞋底！他没有掉一滴眼泪，却在守候的十几个小时里起了满嘴大泡！他不停地混乱地做出拜佛、祈求的动作，恳求上苍再给女儿一次生命！

天也动容！我活了下来。但手术后半个月的时间里，我昏迷着，对爸爸的爱没有任何感应。面对已成“植物人”的我，人们都已经失去了信心。只有爸爸，他守在我的床

边，坚定地等我醒来！

他粗糙的手小心地为我按摩着，他不会发音的嗓子一个劲儿地对着我哇啦哇啦地呼唤着，他是在叫：“云丫头，你醒醒，云丫头，爸爸在等你喝新出的豆浆！”为了让医生护士们对我好，他趁哥哥换他陪床的空当，赶回家做了一大盘热腾腾的水豆腐，几乎送遍了外科所有的医护人员。尽管医院有规定不准收病人的东西，但面对如此质朴而真诚的表达和请求，他们轻轻地接了过去。爸爸便满足了，便更有信心了。他对他们比划着说：“你们是大好人，我相信你们一定能治好我的女儿！”这期间，为了筹齐医疗费，爸爸走遍了他卖过豆腐的每一个村子，他用他半生的忠厚和善良赢得了足以让他的女儿穿过生死线的支持，乡亲们纷纷拿出钱来，而父亲也毫不马虎，用记豆腐账的铅笔歪歪扭扭却认认真真地记下来：张三柱，20元；李刚，100元；王大嫂，65元……

半个月后的一个清晨，我终于睁开了眼睛，我看到一个瘦得脱了形的老头儿，他张大嘴巴，因为看到我醒来而惊喜地哇啦哇啦大声叫着，满头白发很快被激动的汗水濡湿。爸爸，我那半个月前还黑着头发的爸爸，老去二十年！

我剃光的头发慢慢长出来了，爸爸抚摩着我的头，慈祥地笑着，曾经，这种抚摩对他而言是多么奢侈的享受啊。等到半年后我的头发勉勉强强能扎成小刷子的时候，我牵过爸爸的手，让他为我梳头，爸爸变得笨拙了，他一丝一缕地梳着，却半天也梳不出他满意的样子来。我就扎着乱乱的小刷子坐上爸爸的豆腐车改成的小推车上街去。有一



次爸爸停下来，转到我面前，做出抱我的姿势，又做个抛的动作，然后捻手指表示在点钱，原来他要把我当豆腐卖喽！我故意捂住脸哭，爸爸就无声地笑起来，我隔着手指缝儿看他，他笑得蹲在地上。这个游戏，一直玩到我能够站起来走路为止。

现在，除了偶尔的头疼外，我看上去十分健康。爸爸因此得意不已！我们一起努力还完了欠债，爸爸也搬到城里和我一起住了，只是他勤劳了一生，实在闲不下来，我就在附近为他租了一间小棚屋做豆腐坊。爸爸做的豆腐，香香嫩嫩的，块儿又大，大家都愿意吃。我给他的豆腐车装上用蓄电池的喇叭，尽管爸爸听不到我清脆的叫卖声，但他是知道的，每当他按下按钮，他就会昂起头来，满脸的幸福和知足，对我当年的歧视竟然没有丝毫的记恨，以至于我都不忍向他忏悔了。

我常想：人间充满了爱的交响，我们倾听、表达、感受、震撼，然而我的哑巴父亲却让我懂得，其实，最大的音乐是无声，那是不可怀疑的力量，把我对爱的理解送到最高处。

母爱的较量

当我与母亲走在月夜里，一条母狼也带着狼崽出来觅食，就在母狼扑住我的刹那，母亲的砍刀也举向了狼崽，于是发生了……

那是19年前的事了。

那时我9岁，同母亲住在川南那座叫茶子山的山脚下。那时的我经常怀疑自己有没有父亲。父亲远在省外一家兵工厂上班，一年最多回家两次，住的时间也极短，因此他留给我的印象平淡得不如那个十天半月便到我们村子来吆喝一阵的补锅匠，他的模样在我脑海里甚至像荡漾在水中一般模糊不清。

母亲有一副高大结实的身板和一双像男人一样长着厚茧的手，这双手只有在托着我的脑袋瓜子送我上学或搔着我的后背抚我入睡的时候，我才能感觉到她不可抗拒的母性的温柔与细腻。除此之外，连我也很难认同母亲是个纯粹的女人，特别是她挥刀砍柴的动作犹如一个左冲右突威猛无比的勇敢战将，砍刀闪着灼人的寒光在她的手中呼呼作响，粗如手臂的树枝如败兵一般在刀光剑影下哗哗倒地。



那时的我虽然幼小，但已不欣赏母亲这种毫无女人味的挥刀动作。

在那个有雪的冬夜，在那个与狼对峙的冬夜，我对母亲的所有看法在那场惊心动魄的“战争”后全然改写。

学校在离我家六里处的一个山坳里，我上学必须经过茶子山里一个叫乌托岭的地方，乌托岭方圆两里没有人烟，岭上长着并不高大的树木和一丛丛常青的灌木。每天上学放学，母亲把我送过乌托岭然后又步行过乌托岭把我接回来。接送我的时候，母亲身上总带着那把砍柴用的砍刀，这并非是怕遇到劫匪，而是乌托岭上有狼。

1980年冬的那个周末，下午放学后，因我肆无忌惮地玩耍而忘掉了时间，直到母亲找到学校，把我和几个同学从一个草垛里揪出来我才发现天色已晚。当我随母亲走到乌托岭的时候，月亮已经升起在我们的头顶。

这是冬季里少有的一个月夜，银色的月光倾泻在丛林和乱石间，四周如积雪一般一片明晃晃的白。树木投射着昏暗的影子静静地伫立在山岭上，夜莺藏在林子深处一会儿便发出一声悠长的啼叫，叫声久久地回荡在空旷的山野里，给原本应该美好的月夜平添了几分恐怖的气息。

我紧紧地拉着母亲的手，生怕在这个前不挨村后不挨店的鬼地方遇到从未亲眼目睹过的狼。

狼在这时候真的便出现了。

在乌托岭上的那片开阔地，在如水的月光下，两对狼眼闪着莹莹的绿光，仿佛四团忽明忽暗的磷火，从一块石头上冒了出来。我和母亲几乎是在同时发现了那四团令人